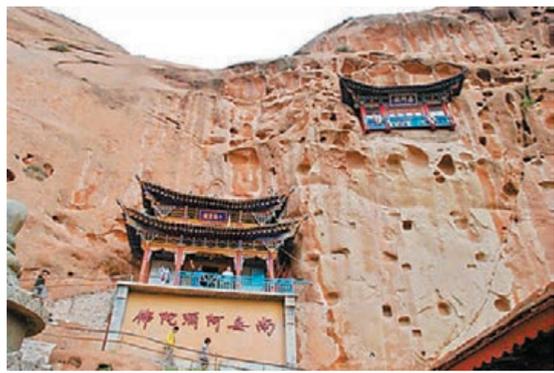


歷史與空間

肅南馬蹄寺



馬蹄寺是一個龐大的藝術石窟群。 網上圖片

馬蹄寺風景區古稱臨松灘谷，它位於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臨松山下。這裡山頂是終年積雪，松濤陣陣；山中是紅花綠草，鸞飛燕舞；更有瀑布飛瀉，山泉清歌。傳說漢武帝時，有匹天馬從敦煌騰雲駕霧，去往長安。當馬行至臨松山時，低頭一看，見有如此人間美景，不覺傾心，駐「足」觀賞。當牠一隻前蹄剛剛落地，忽又受驚，嘶鳴而去，在堅硬的山岩上留下了深深的蹄印，從而演繹出一個山寺因之得名的人間佳話。

其實馬蹄寺是指一個龐大的藝術石窟群。它開鑿於懸崖峭壁之間，始於北魏，其後的歷朝各代均有拓展新鑿。於今尚存馬蹄南寺、北寺、上、中、下觀音洞、千佛洞、金塔寺七處遺跡，共有石窟七十二座。馬蹄寺石窟洞窟造型獨特，雕塑形象古拙，有着極高的藝術價值。其中馬蹄南寺與北寺是整個石窟群的中心與主體，習慣上的馬蹄寺就是指這相鄰的南北二寺。南北二寺是我國為數極少的藏、漢佛教同存共處之勝地。南寺以山景誘人，北寺以石窟取勝。

來到馬蹄寺，彷彿置身一個佛的國度，到處鐘聲流韻，香煙繚繞，使人明心見性，佛性顯現。馬蹄寺不僅是佛教勝地，更是旅遊勝地。它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連綿千

里的祁連山中，閃爍在駝鈴叮叮的絲綢古道上。

在距南寺不遠的群山之中，有個大大的山谷，其間有序地排布着座座蒙古包，這就是充滿溫情的蘭花坪度假村。它遠離塵世，遠離喧囂，儼然一派桃花源的景象。每到夏天，山坡上、山谷裡到處都是盛開的蘭花，那陣陣幽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在這美好的時節，四方八路的遊人如潮水般地湧來，避暑度假。這時熱情好客的裕固族姑娘列隊站在路旁，高唱迎賓曲，向每個遊人奉獻着熱騰騰的奶茶，敬獻上潔白的哈達。到了夜晚，大家圍繞着熊熊的篝火，手拉着手，肩並着肩，盡情地歌唱，恣意地舞蹈。待得唱累了，舞累了，席地而坐，大碗大碗地喝着舒心的青稞酒，大塊大塊地吃着鮮嫩的手抓羊肉。人在歡快盡興之時，往往心不設防，這時笑吟吟的裕固族姑娘會輪番向你敬酒。豪飲之際，不覺酩酊大醉，頭一重，身一斜，便倒在茸茸的草地，倒在蘭花的懷中鼾聲大作。待得宿醒醒，神志清，已是曉露濕，東方白。

在北寺的藏佛殿內，有一石井，雖是高高

的山腰，卻能鑿井見水。其水不因夏溢，不以冬涸，終年盈盈地保持在一個水平線。其水具有甘冽、冰冷、綿軟、晶瑩、潔淨、不腐、潤喉、健胃八個功效，是故有「八功德水」之美譽。傳說此水曾是匈奴單于的王后專用飲水，這個游牧部落的絕佳人，常來對井梳妝，顧影自憐。此水可解渴生津，可養顏增白，可祛病延年。大凡遊人到此，都要爭先恐後地痛飲一番。下山之際，還要將隨身攜帶的瓶壺罐諸般容器裝滿，或是饋贈未及朝山的親朋好友，或是日後自己慢慢享

用。

天馬的蹄印就在北寺的馬蹄殿內，殿內供奉着宗喀巴的金像，只見他頭戴高高的氈帽，神態安詳，兩隻大大的眼睛閃着睿智。宗喀巴是十五世紀宗教改革的領袖，是藏傳佛教黃教的創始人。他主張學行並舉，顯密並重。由於該教組織嚴密，戒律嚴明，因而深得人心，在藏、蒙兩地廣為流傳，並在西藏逐漸成為執政教派，形成了達賴與班禪兩大活佛體系。此教在青海、甘肅亦有着眾多廟宇及大量信徒。

宗喀巴的廟宇雖沒有釋迦牟尼的大雄寶殿來得寬闊高大，僅百十平米，與普通住宅面面相彷彿；塑像亦沒有釋迦牟尼來得巨大偉岸，僅真人高矮模樣。這樣卻來得自然真實，顯得生活化，平民化，使人易於接近。「一語道破」，他就是常住世間的佛主，是藏、蒙等地佛教徒心中的釋迦牟尼，備受人們的頂禮膜拜，享受着旺盛的香火和無盡的禮讚。

位於北寺的三十三天洞，是一個石窟群的總稱。它共有二十一窟，自上而下分七層排列，呈寶塔形狀。遊人若想登臨拜佛，一覽山景，必須攀越開鑿於山腹的通道。那通道極度的狹窄，僅一人之寬。陡峭的石階，人行其上，幾乎是前人踏在後者的肩上。在三至四層之間，僅有一個高高的石洞相連通。其間有塊半人之高的岩石，小心爬上，還須轉體再次攀越，故此處有「鷄子翻身」之說。此地因極度的險峻，體弱者、怯懦者只能望而止步，徒有唏噓。

三十三天洞是馬蹄寺石窟群的藝術典範，佛像造型生動，神態亂真。有的似在說法，手指有示，眉眼生動；有的似在修煉，手結契印，目如垂簾；有的似在悟道，若有所思，若有所得。在這高接雲天的石窟，香火卻來得出乎想像的旺盛。在每座佛像前的香案上，都有成盒的檀香供人取用。這是僧人理解遊人攀登之不易，故而特設的。大凡遊人一片虔誠，艱難地攀越來此，自然逢佛進香，見佛必拜，求平安，禱健康。求完拜完，往功德箱塞些錢，表表心意，算是香錢，亦叫隨喜功德。

站在絕頂的石窟，彷彿使人置身雲天。片片白雲，唾手可得，涼爽的山風拂衣擦襟。放眼遠望，點點雄鷹背負青天，連綿的祁連山如浪似濤。此情此景，令人無今追昔，思緒萬千……

字裡行間

怪傑高羅佩

文：黃仲鳴

看嚴曉星編輯的《高羅佩事輯》(北京：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其中有一段蒲樂道寫的〈二女嫁一夫〉，饒有趣味。

話說英國人蒲樂道初到中國時，認識了荷蘭駐華大使館的高級秘書高羅佩，頓成摯友。相交一年後，高羅佩對他說，已向一位北京小姐求了婚，獲允，但有條件，令他躊躇不決。蒲樂道一問，不禁啞然。原來那位小姐說，要娶她就要連她的妹妹也要來作二房。蒲樂道聽了大笑道：「老高，切勿絕望。你的愛人必定是個心地溫和的少女。她很愛她的妹妹，所以不肯和她分開。只要你答應她一生讓妹妹跟你們同住，那不是很好嗎？」

高羅佩連呼「妙計」，「低聲笑了半天才止」。結婚後，老蒲問老高「成家生活如何」，老高左顧右盼，才道：「還好還好！」

這句答語耐人尋味，新娘的妹妹是否真的成了老高的二房？不知。

蒲樂道(John Blofeld, 1913-1987)是個十分有趣的外國佬，他和荷蘭人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都是同屬「中國症患者」(sinopath)，而不僅僅是「中國愛好

者」(sinophile)，他倆取漢名，穿華服，說漢語，娶華女；尤其是高羅佩，嚴曉星引胡文輝《現代學林點將錄》說：「作為個人，高氏最特異處，尚不在其中國知識的博洽，而在其中國文化素養的全面。一般漢學家，能讀漢字未必能說漢語，能說漢語未必能寫中文，而高氏不僅熟悉中文，更能作文言文，詩詞吟詠亦已入流；文學以外，書法、篆刻皆善，古琴也得名師指點。其通才絕藝，儼然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遺風。」

高羅佩比一些中國人更中國人。不僅如此，他貴為駐華外交官，「下筆每稱『吾華』」如何，開口即道『在我們漢朝的時候』或『我們中國在唐朝』之類，視中國為己國，高羅佩對中國的確入心入肺，比一些中國人更愛中國。

認識「高羅佩」這個名字，是看了他的《秘藏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後來才知他還是個寫有《大唐狄公案》的小說家。幾經艱辛，才在坊間購得陳元來、胡明等的譯本，讀之極為過癮。高羅佩在自序中說：

「我是從中國古代公案小說中借用了一些情節，以中國古代著名的大法官狄仁傑為主人公進行再創作。我在創作中保留了中國古代公案小說的一些特點，比如在書中寫個序或內容提要，這樣讀者在讀全書之前就可以對主要情節有個大體印象。有時我也模仿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在一些書的每章開頭寫兩句對偶式的小標題。此外，我還沿用了中國公案小說在一本書中同時動破幾個案子的這一特別的創作手法等等。」

借用、吸收中國傳統，由此可見高羅佩對中國認識之深。而最堪一讀的是陳胡兩位譯者，行文甚有古典章回小說的味道。

話說回頭，文獻記載高羅佩的夫人乃張之洞的外孫女水世芳，其妹是誰？是否即老蒲筆下之妹？和老高後來關係又如何？待考。



看此書，可知這位漢學家的生平 and 志趣。 作者提供

燕趙親鄰姻緣一家
關內關外
雨中山海關
恰似一把橫互海疆的金鑰匙
正開啓中華和平幸福的心門

山海有關 雲海無疆
南望長城 蜿蜒入海
燕山巍峨 碣山旖旎
穿越海的阻隔 山的屏障

雨那聽海
海那邊竟是聲聲吶喊
雨中觀山
山這邊虎踞道道雄關

北依燕山 南襟渤海
山海雄風 英武世代
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

夏陽落海
大雨滂沱入山海
風馳電掣第一關
山移一邊 海固一方
尋覓山海鎖定的那道關隘

詩意偶拾
文：俞慧軍

豆棚閒話
文：青絲

同年之誼

「同年」是科舉時代同一年中榜者的互稱，也是士人為日後的仕途打下基礎、結成聯合關係的一種訂盟。同年之間雖然非親非故，家鄉亦是遠隔千里，但彼此為了共同的目的，締結的情誼也是非常深厚。同年互為提攜照應，資源互為利用，是很常見的現象，堪稱古代官場上最為穩固的關係之一。

同年之誼可以追溯到東漢末期，陳壽的《魏志》云：「魏武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故臨陣時與遂交語移時。」曹操與西涼軍閻韓遂的父親於同一年被舉為孝廉，因了這一層關係，雙方臨陣交兵時，依然還是先互致寒暄，交談良久，這才開戰。到了唐代，開科取士成為了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徑，同年的稱呼也在這一時期確立。唐人李肇的《唐國史補》曰：「俱捷謂之同年。」同時登科的新進士始稱同年。

同年的小圈子，在人員舉薦使用方面，有着巨大的優勢。《新唐書·卷一六二》載：「時京兆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陞。帝以問絳，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從少尹，豈臣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

唐德宗的時候，京兆尹元義方上疏奏劾宰相李絳徇私。李絳與許季同有同年之誼，許季同由此在短短數月內被擢為少尹，元義方認為不符合官制，遂向皇帝舉報。唐德宗就此事詢問李絳，李絳辯解說：「每年通過明經、秀才等科入仕的官員大約有百人，而吏部每年分派的職位，更是在千人以上，大家私底下互稱同年，並沒有其他的意思。許季同獲任少尹，是他有這個能力，且不說我與他非親非舊，就算我們之前有舊，也應當任用他，要不然就是我當這個宰相的失職。」見李絳的一番大道理說得冠冕堂皇，唐德宗也不再追究。

最見同年之間結盟力量的例子，是晚唐時期的令狐楚與皇甫鎛。《資治通鑑》載：「令狐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楚為相。後憲

遊蹤

你好，麗江

文：宗露寧

麗江，一個被賦予太多定義的地方。我毫不掩飾對它的喜愛，不是因為多年前《一米陽光》帶來的憧憬，也不是稱作艷遇之地的旖旎。

這裡白天的時間過得很慢，早晨起來永遠是大好陽光，天是亙古不變的藍，你甚至感覺不到時間的流動。坐在僻靜的小院裡，花樹下，懶洋洋曬太陽，在微風和恍惚的風鈴聲中，慢慢就會睡去，做一場清甜白日夢。

有許多繁盛的花樹，在溪流邊，在院子裡，看得讓人心生歡喜。花到了這裡，總是沾染了太多的陽光氣息，一派天真，不知世事。連梅花都開得熱熱鬧鬧，梨花也不再清冷，水仙變得靈動可愛，桃花也更加嬌艷。最多的應該是櫻桃花了，總是認錯，以為是桃花或者櫻花，它們開得那樣好，生機勃勃。客棧的阿姨說，五月就可以過來吃櫻桃，彷彿花謝也不再是一件傷感的事。女傷春，士悲秋，這樣的「花事了」情緒應該也不會存在於這裡吧？

往四方街走，一路上都是各色小店，千篇一律，不是民族風裝飾，就是民族風服飾。倒是記得小橋上賣水果的當地人，籃子裡鋪上綠葉，裡面放着新鮮的草莓、芒果，帶着水珠，顯得小巧可愛。白天的四方街總是熱鬧的，從不知何處飄來酒吧唱歌的聲音，在人流中顯得嘈雜，沒有美感。但是跳舞的納西族少女臉上的笑容有一種陽光的味道，瞬間四方街的熱鬧就被抵消了。

往獅子山觀景台走，一路都是觀景的酒吧、

水吧、客棧。我們去過兩家，一家有兩隻老闊揀的流浪狗，不喜被人摸；另一家的露台挺大，掛滿了風鈴，往下望就是麗江古城。坐在那上面，吹吹風，又有一種在陽光下睡着的錯覺。萬古樓頂上，可以拍到很美的日落，不遠處就是玉龍雪山，淡季人很少。無聊的話還可以去求支籤，聽大師給你叨叨一會兒，信則信，不信也罷，感覺也挺玄乎的。

每天都有很多人來來往往，誰也不認識誰，卻可以放下戒備，一起喝茶聊天，不用想太多，也不必有太多顧慮。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有單純的遊客，忙忙碌碌地趕着去各個景點，走馬觀花；有懷揣着心事出來散心的人，表面看似平常，心底卻烙印着過往經歷的痕跡。在這裡，你會遇見形形色色的人，聽到許多或平凡或奇特的故事，這些都是很好的體驗。

麗江起碼有1000家客棧，我有緣住到這一家。之前在瀘沽湖夜裡太冷，一直都沒睡安穩，到這裡第一天就睡了一個好覺。因為住的一樓，夜裡會聽到細微的溪流聲，讓人安眠。很早醒來，收拾妥當，打開房門，滿滿都是陽光。客棧老闆招呼我喝早茶，阿姨很親切地問我要不要編彩傘，心情很好就答應了。編彩傘的時候，阿姨很熱心地招呼我喝一碗粥，沒有一點隔閡，很自然，彷彿熟識已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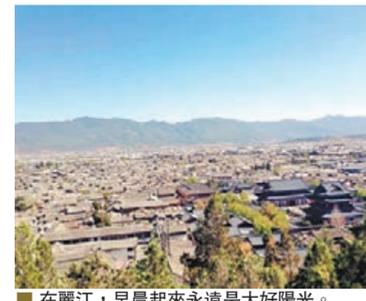
夜晚的麗江，比白天多了一份自在、狂野和溫柔。四方街還是那熱鬧，酒吧總是躁動不安，燈紅酒綠。大街上全是男男女女，石橋上

一群人，喝着酒，唱着歌，看起來都很快樂，沒有煩惱。路上總是有彈着結他，拍着鼓，唱着歌的歌手，偶爾有人圍在旁邊，聽歌，或者跳舞。放肆不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在那一刻我可能才真的喜歡上麗江，我看見了它與白天不同的一面，像是濃妝女郎在夜色中起舞，撩人心懷。凌晨兩三點，還有迎着風一路高聲唱着歌回家的男女，也有醉在路邊不知何處的人。這裡會給人很多遐想，做什麼都不顯得刻意，空氣裡是酒精的溫度，微醺的花香，還有喃喃低語的情話。

朋友說，在麗江就像看電影。其實這裡很符合電影發生的場景，遇見，牽手，擁抱，一夜纏綿，第二天離開，誰也不認識誰，沒有負擔，只是被恰到好處的氣氛感染。這裡有許多故事，許多有故事的人，走了又來，來了又走。而麗江一直都在那裡，看着這些人的悲喜，溫柔包容，靜默不語。

你好，麗江。再見，麗江。

在麗江，早晨起來永遠是大好陽光。 作者提供



在麗江，早晨起來永遠是大好陽光。 作者提供